



赵丽宏

赵丽宏

遗忘，难道是天性？

并不漫长的岁月，竟然变成了遥远

的梦境，我仿佛看到了那如梦如幻的幻影。

岁月的目光

而烈火，更是这

静寂，它所蕴含的

的轻烟，柔曼多

成了恬静，而静

赵丽宏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的轻烟，柔曼多

成了恬静，而静

成了恬静，而静

成了恬静，而静

成了恬静，而静



S U I Y U E D E M U G A U N G S U I Y U E D E M U G A U N



岁月的目光

赵丽宏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岁月的目光

赵丽宏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码: 510600)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肇庆市郊狮岗)

850×1168 毫米 32 开 12.5 印张 230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200 册

ISBN 7-80521-896-X

I·331 定价: 19.50 元

目次

卷一 智慧之花

- 3 流水和高山
- 12 伏尔塔瓦河
- 17 不散的烟
- 20 钻石和雪花
- 28 音乐和画
- 31 野蜂飞舞
- 34 月光如泪
- 37 大海
- 40 水妖
- 43 花儿
- 47 忧伤的咏叹
- 51 音响和时代

- 55 智慧之花
- 67 心灵之画
- 70 甘南素描
- 92 黄河之水
- 95 在地球的肋骨上
- 100 失刀记
- 104 稻草和火光
- 109 飞来树
- 113 儿子的生日
- 116 说绍兴路

卷二 岁月之河

- 123 岁月的目光
- 125 遗忘的碎屑
- 152 归来兮，失落的头颅
- 168 空虚是一种病
- 172 电话
- 175 会心一笑
- 178 怎样做人
- 182 尊严

- 186 尊重生命
189 真实的人
196 老师
201 一个句号
205 小楼昨夜春风
209 文人和官
213 翱翔在异域
218 贤者的足音
229 悼一位老编辑
232 清明之忆
235 江南片断

卷三 书斋回声

- 253 遥远的叹息
257 真幻之间
261 面对永恒
265 爱的魔力
269 人兽之间
273 作家、教皇和总统
276 心灵的花园

- 290 诗意的吻合
- 294 心灵的芦笛
- 298 面对蓝色的海洋
- 306 意味悠长的速写
- 311 青春和美文
- 315 通俗和高雅
- 319 致虫子
- 326 读书是永久的
- 331 夏日的快乐
- 334 《晶莹的瞬间》自序
- 339 《赵丽宏散文》后记
- 341 《心灵的珍珠》自序
- 344 《拨动心弦》自序
- 346 《岛人笔记》日译本序
- 348 俄罗斯来信
- 352 《旅俄记谈》序
- 355 《生活的回声》序
- 358 诗和音乐
- 361 可贵的思想者
- 364 生活和自然的画卷
- 368 《毕业寄语》序

370	《花船》序
373	朴素的智慧
376	真情构筑的小路
379	春不凋，诗不老
382	选家的杂感
385	是访问记，还是小说
387	文章的坐标
390	关于“四步斋”
392	后记

卷一
智慧之花



流水和高山



在宁静的西湖畔，凝视波光潋滟的水面，我的心里回荡着音乐。

在九寨沟，欣赏那些水晶一般清澈晶莹的流水时，我的心里回荡着音乐。

在黄山，惊叹着群山千姿百态的变化时，我的心里回荡着音乐。

在黄河边上，看那浑浊的急流翻卷着漩涡滔滔奔泻，我的心里回荡着音乐。

在峨眉山顶，俯瞰着在翻腾的云海中起伏的群山，我的心里回响着音乐。

坐船经过长江三峡的时候，面对着汹涌的急流和峻峭的危岩，我的心里回响着音乐。

... ..

面对着流水和高山，我想起了人类历史上两位最伟大的音乐家，他们是贝多芬和莫扎特。

也许有人会说，置身于中国的山水，你的心里为什么会回荡外国人的音乐？我想，答案其实很简单，美好的音乐没有国界，它们无须翻译，无须解释，便能毫无阻拦地逾越语言和民族的樊篱，沟通人类的心灵，拨动情感之弦。在大自然奇妙的韵律中，想起这两位音乐家，在我是情不自禁的事情。听他们的音乐时，我不觉得他们是外国人，只感觉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他们用音乐表达对世界和生活的看法，用音乐抒发他们心中的诗意。他们的音乐感动了我，激动了我，他们的音乐把大自然和人的情感奇妙地结合为一体，使我恍然觉得自己也成了大自然的一部分，成了音乐中的一个音符。记得很多年前，在一些愁苦的日子里，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遍又一遍倾听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从他儿时创作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一直到他晚年写的第二十七钢琴协奏曲。听这些优美的钢琴曲，如同沿着一条迂回在幽谷中的溪涧散步，清凉晶莹的流水洗濯着我的疲惫的双脚，驱散了我心头的烦恼。

莫扎特的音乐如同清澈的流水，在起伏的大地上流淌。这流水时而平缓时而湍急，然而它们永远不会失去控制，始终保持着优美的节奏。它们在风景如画的旅途上奔流，绿荫在它们的脚下蔓延，花朵在它们的身边开放，百鸟在它们的涛声中和鸣，有时，也有凄凉的风在水面吹拂，枯叶像金黄的蝴蝶，在风中飘舞……这样的景象，决不会破坏它们带来的美感。莫扎特的旋律中有欢乐，也有

悲伤，但，没有发现他的愤怒。莫扎特可以把人间的一切情绪都转化为美妙动人的旋律，甚至他的厌恶。这是他的神奇所在。他的追求，何尝不是艺术的一种理想的境界？在人类艺术的长河中，有几个人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莫扎特为法国圆号写过几首协奏曲，都是为当时的一个法国业余圆号演奏家所作。莫扎特看不起这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演奏家，在写给他的曲谱上，莫扎特用“笨驴、牛、笨瓜”这样的词儿来称呼这位演奏家，其厌恶之心溢于言表。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他在曲谱上写出的旋律，却是人间少有的优雅的音乐，这些音乐当时就让人着迷，它们一直流传到现在，能使现代人也陶醉在它们那迷人的旋律中。所以有人说，莫扎特是上帝派到人间来传送美妙音乐的特使。我想，只要人类存在一天，莫扎特的音乐就会存在一天，人世间的变化再大，人类也不会拒绝莫扎特的音乐，就像人类永远不会离开奔涌的流水。

曾经听到一些自称喜爱音乐的人宣称：不喜欢莫扎特，莫扎特太甜美。仿佛喜欢了莫扎特，就是一种浅薄。这样的看法使我吃惊。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哪个音乐家为这个世界创造了如此丰富众多的美妙旋律？创造美，竟然可以成为一种罪过，岂不荒唐。我听过莫扎特生前创作的最后几部作品，他的第四十交响曲，他的《安魂曲》。这些在贫病交迫的境况中写成的音乐，把忧伤和困惑隐藏在优美迷人的旋律中，听这些旋律，只能使人对生命产生依恋，只能对生活产生憧憬。一个艺术家，面对

着穷困和死神，依然为世界唱着美丽的歌，这是怎样的一种境界？把这样的境界称之为“浅薄”，那才是十足的浅薄。

听贝多芬的交响曲，很少有人不被他的激情所振奋。即便是那些对音乐没有多少了解的人，也能在他气势磅礴的旋律中感受到生机勃勃的力量，感受到一种居高临下、俯瞰大地的气概。就像读杜甫的《望岳》——“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音乐家把心中的音符倾吐在乐谱上时，灵魂中涌动着多少澎湃的激情？贝多芬的其他曲子，也有相似的特点。我很难忘记第一次听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时的印象，当钢琴高亢激昂的声音突然从协奏的音乐中迸出时，我的眼前也出现了流水，不过这不是莫扎特的那种缓缓而动的优雅的流水，而是从悬崖绝壁上倾泻下来的飞瀑，是从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上一泻千里的急流。这急流挟裹着崩溃的积雪和碎裂的冰块，它们互相碰撞着，发出惊天动地、惊心动魄的轰鸣。我无法理解，这样的音乐，为什么会有《皇帝》这么一个别名，不喜欢皇帝的贝多芬，难道会喜欢用《皇帝》来为这样一部激情鏗然的作品命名？如果用《阿尔卑斯山》作为这部钢琴协奏曲的名字，该是多么贴切。在莫扎特的音乐中，似乎很少出现这样强烈的、激动人心的声音。如果是莫扎特的河流，他不会让流水飞泻直下，也不会让那些冷冽的冰雪掺和在他的清澈的流水中，他一定会寻找到几个平缓的山坡，让流水减慢速度，委婉地、迂回曲折地向山下流去。这样的流

水，当然也是美，不过这是另外一种韵味的美。

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我很自然地联想起那些高耸入云的山峰，它们以宽广深沉的大地为基础，以辽阔的天空为背景。它们像自由不羁的苍鹰俯瞰着大地，目光里出现的是大自然的雄浑和苍凉，是人世间的沧桑和悲剧。只有那些博大的灵魂，才可能描绘这样气势浩大的景象。

然而，贝多芬的山峰决不是荒山。他的山峰上有蓊郁的森林，也有清溪流泉。他的钢琴奏鸣曲《月光》，便是倒映着清朗月色的高山湖泊，他的那些优美的钢琴三重奏，便是清澈的山涧，在幽谷中蜿蜒流淌……当音乐跌宕起伏、震天撼地时，他的山峰便成了成了洪峰汹涌的峡谷、轰然喷发的火山。

曾经听一位西方的指挥家这样评论贝多芬：他把心中的愤怒、焦灼和困惑直接用音乐渲泄出来。在他之前，还没有人这样做。这就是现代音乐和古典音乐的分界。这样的结论，对于音乐史或许有些武断，但作为对贝多芬的评价，却一点没有错，这大概正是贝多芬对现代音乐的贡献。把心中那些复杂焦虑的情绪化为音乐的旋律，也许改变了古典的和谐优雅，使有些人觉得惊愕，觉得不那么顺耳。然而这种复杂心情，决非贝多芬一人心中所独有，他用如此强烈激荡的形式把这种心情表达了出来，当然能使无数人产生共鸣。对那些萎靡不振、沮丧悲观的灵魂，贝多芬的音乐是一帖良药。正如肖伯纳在《贝多芬百年祭》所说：他不同于别

人的地方，就在于他那令人激动的性格，他能使我们激动，并把他那奔放的激情笼罩着我们。贝多芬的音乐是使你清醒的音乐。

如果有人问我：面对着这样的流水和这样的高山，你更喜欢谁？我很难回答这问题。最近读法国钢琴家大卫·杜波的《梅纽因访谈录》，书中，大卫·杜波问梅纽因：在贝多芬和巴哈、莫扎特之间，谁更伟大？这问题使梅纽因颇费思量。他这样回答：“我没有必要把他们摆到同一水平线上去衡量，但我的生活中的确不能缺少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除了贝多芬，我也不能没有莫扎特、巴哈、舒伯特以及其他许多人。”我想，在音乐的世界里，不能没有贝多芬，也不能没有莫扎特，少了他们两位中的任何一位，这世界就是残缺的。在这两个音乐大师中，谁也无法下结论说哪个更伟大，更了不起。就像在评价中国的唐诗时，你很难说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大诗人中，谁更伟大，谁更了不起。如果把莫扎特比作流水，那么，贝多芬就是高山。流水和高山，都是大自然中最精彩的风景，流水的活泼清逸和高山的峻拔秀丽，同样令人神往。我们的大地上，不能没有流水，也不能没有高山。高山和流水，常常是那么难以分割地连在一起。高山因流水而更显其伟岸，流水因高山而更跌宕活泼。没有高山，也就不会有流水；而没有流水的高山，则必定是荒山。我并不关心人们怎样为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风格定义。古典主义也罢，浪漫主义也罢，这些帽子，怎么能罩住音乐塑造的丰富形象

和复杂微妙的情感？

听莫扎特的音乐，你可以坐下来，静静地欣赏，犹如面对着水色潋滟、风光绮旎的湖水。你会情不自禁地陶醉在他的音乐中，让想象之翼作彩色的翔舞。

听贝多芬的音乐，令人激动，令人坐立不安。在那些跌宕起伏的旋律中，你仿佛急步走在崎岖的山道上，路边万千气象，让你目不暇接。你也很可能产生这样的担忧：前面，会不会突然出现一个悬崖，会不会一失足跌落进万丈深渊？

这样的境界，都是诗意盎然的人生境界。

是的，莫扎特和贝多芬，常常使我想起中国的李白和杜甫。李白和杜甫虽然都生活在盛唐，却是一前一后，擦肩而过。然而两个人的诗歌一起留了下来，成为那个时代留给世界的最响亮最美妙的声音。李白和杜甫相处的时间极短，却互相倾慕、互相理解，并将文人间这种珍贵的友谊保持终身。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是年轻的杜甫对李白的赞叹。“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这是诗人对诗艺和友情的见解。而李白一点也没有因为年长于杜甫而摆架子，两人结伴同游齐鲁，陶醉于山水，分手后，互寄诗笺倾诉别情。李白诗曰：“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杜甫也以诗抒怀：“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罢席惆怅月照席，几岁寄我空中书？”李杜之间的友情一如高山流水，绵延不绝。莫扎特和贝多芬也是同一时代的两位大师。对贝多芬来